

# 重庆历史遗存文脉传承的思考

蒋宇<sup>1</sup>

(重庆交通大学; 重庆南岸区 400074)

**【摘要】** 作为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重庆对城市中历史景观的保护做了许多努力, 也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但其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归结起来,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旧城改造”中对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缺乏有力措施、对城市中散存的历史景观资源缺乏重视、对城市历史景观周边整体环境缺乏规划保护。对此, 本文试对重庆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提出相应的建议, 即在“旧城改造”中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 对城市中散存的历史景观资源要加强日常监管、加大宣传力度; 注意历史景观与周边环境整体风格的配合协调。

**【关键词】** 遗产保护; 历史景观; 文脉传承; 重庆; 问题与建议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3)05-0152-05

重庆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3000 多年的岁月洗礼, 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旅游文化资源。但随着近年来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发展, 大量富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被毁坏与拆除。对城市中的历史景观资源缺乏重视, 忽略景观整体环境的营造,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入分析和思考。

## 一、重庆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 在“旧城改造”中对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缺乏有力措施

“旧城改造”是建设发展现代化城市的必经之路。从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合理规划、塑造城市形象等方面而言, “旧城改造”确实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 不容忽视的却是“旧城改造”对城市历史景观的大规模破坏。在“旧城改造”以不可阻挡的摧古拉朽之势推进之时, 许多珍贵的历史建筑、传统街区也在这滚滚浪潮中日渐消逝了踪影。

从 1949 年末重庆解放至今 60 多年的时间, 重庆城市历史景观的破坏可以归纳为四个阶段: 建国初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和当代的“旧城改造”, 然而“旧城改造”所带来的毁损却远远超过了前三个时期。可以说, 前三个时期的破坏还只是对单体景观的损毁, 而“旧城改造”中则是对城市历史风貌的整体性破坏“重庆市抗战遗址现状报告显示, 重庆抗战遗址共计 767 处, 现存 395 处, 占 51.5%; 消失 372 处, 占 48.5%。除消失遗址外, 一些尚存遗址或年久失修, 或挪为私用, 现状同样堪忧。<sup>[1]</sup> 渝中区是重庆的母城, 众多的历史遗存记载着这座城市辉煌的历史记忆。然而, 在为了打造城市 CBD 而进行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中, 使渝中区反而沦为了历史景观保护的重灾区。渝中区临江门的传统街区是富有独特山城风韵的吊脚楼群, 其浓厚的山地建筑美、历史沧桑美, 都是城市文脉的延续与彰显。

1992 年, 临江门水码头的吊脚楼群被全部拆除。开发商竞相在这片临江的风水宝地上修建了大量高楼大厦。在这里, 人们已经完全看不到一处可以体现山城民居特色的建筑了。<sup>[2]</sup> 同样位于渝中区较场口的老街“十八梯”, 是老重庆连接上半城和下半城的“天梯”, 其名称来历起源于明朝时期, 里面一个紧闭的防空洞, 就是抗战时震惊中外的“较场口大惨案”发生地。这里除

<sup>1</sup>作者简介: 蒋宇 (1982-), 女, 重庆市人,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美学博士, 研究方向: 城市景观美学。

了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老街最有特色的莫过于散发着浓浓的老重庆气息——那些长满青苔的青石板小巷和弯弯陡陡的石梯，坐在茶馆摆“龙门阵”的、掏耳朵修脚的、做裁缝卖针线的人们；那躺在树荫下打盹儿的猫狗；那悠扬的叫卖声、吃喝声，以及夜晚的“坝坝舞”都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山城风情画卷。可以说，在“十八梯”，领略到的才是真山城、老重庆，是世代重庆人难以割舍的温暖回忆。所以，尽管随着时间的流远“十八梯”已经沦为残旧破败、户不蔽雨的“棚户区”，也仍旧得以保留，并与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解放碑”隔街相望。举头，繁华在前；回望，眷恋在后。城市的过去与现在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衔接起来。这“古”与“今”的平等对话，营造出一组生动而融洽的城市印象，不但使我们感受到城市景观独特的韵味和魅力，还在这历史感与现代感的统一中生发出无数绚丽的想象与深深的思索。然而，敌得过岁月峥嵘，却敌不过城市化进程和“旧城改造”的步伐。2010年夏无“十八梯”拆迁工程启动，老重庆最后的风情记不复存在，这不能不说是重庆市历史遗存文脉传承的一大遗憾。

我们在为此痛心疾首的同时，究其根源，还是在“旧城改造”中对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缺乏有力措施。这应该说是认识上的误区，即对“旧城改造”的理解，更着重的是促进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却忽略了对城市文化与个性的保护。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当代城市建设理念虽然经历了无数变化，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认为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实现某种统一、完美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的城市意象引导了中国当代城市的基本发展思路。<sup>[3]</sup>这统一、完美的城市理想，似乎就等同于建设崭新时尚、气势恢宏的现代化大都市，而类似于临江门老街、“十八梯”那样贫穷落后、杂乱无章的传统街区，必将献祭于磅礴的时代脉搏中，以达成城市实现所谓“国际大都市”的宏愿。然而，我们不难看到“国际大都市”正以一种标准化的模式不断进行复制，从主城区到各区县再到各乡镇，水泥森林充斥其中、建筑风格雷同，在这步调一致的共同追求中，重庆的历史文化内涵日渐削弱，山城的在地域文化特征日渐丧失，成为城市永远的遗憾。

## (二)对城市中散存的历史景观资源缺乏重视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对重庆城市历史景观的保护和开发极其重视，从2000年到2006年，一大批重要历史景观保护项目相继启动并完成。磁器口古镇、通远门城墙遗址、红岩革命纪念馆、三峡博物馆、湖广会馆、黄山抗战遗址等历史景观得到了妥善修复和整治，并开发出洪崖洞、巴国城等展现历史文化和民俗风貌的传统街区，成为城市文化景观的新亮点。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保护与开发的重点始终局限于这些耳熟能详的重要遗迹遗址，却忽视了众多散存于城市中的历史景观资源。

《陪都遗址寻踪》中曾经统计：较为重要的抗战遗址遗迹在重庆市大约有266处，但现今完好保存的仅有5处，即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蒋介石旧居（云岫楼）、宋庆龄旧居、马歇尔旧居（草亭）。余下的178处只能算得上保存基本完好，81处属于部分残存，已有54处被拆毁。而且这些遗址遗迹绝大多数都失管失修，266处遗址中，有210处需要进行维修。<sup>[4] (P. 153)</sup>抗战陪都文化可谓是重庆城市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抗战陪都遗址作为陪都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其地位和价值不言而喻。据1987年重庆市文物普查资料及重庆市政协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汇编资料，抗战陪都遗址遗迹涵盖了军事、政治、文教、工商等各个方面，包括各类建筑构筑物、名人故居、机关驻地、外国使馆、碉堡、暗堡、防空洞、大隧道、防空掩体、纪念碑、机场跑道、厂房、水塔、水井、题刻、墓葬、丛葬地、跳伞塔、影院剧场。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在国内城市中少见。<sup>[5] (P. 456)</sup>然而，除了极少数赫赫有名的遗址遗迹外，其余大量的遗址遗迹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只有1处（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建成旅游景点对外开放的也仅有红岩村革命纪念馆、黄山蒋介石官邸、林园、孔公馆、宋庆龄故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地、张自忠将军墓等几处。<sup>[6]</sup>而类似于一些名人故居，如茅盾故居、刘湘公馆、何香凝旧居等，或者诸如战时儿童保育会旧址、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旧址等文化类遗址，都被拆迁或被遗弃。即使有幸完整保存下来的遗迹，也被淹没在城市的喧嚣繁华中，沦为危房却得不到保护和修缮。国民参政会旧址、郭沫若故居和中苏文化协会这三处抗战陪都文化遗存，早在2001年就被评定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却仍然面临失管失修的情况，更遑论那些不太知名的历史景观，有的连个保护牌都没有，沦为危房和大杂院的数不胜数。更有甚者，位于巴南区的日军战俘营竟被当地农民当作牛棚和猪圈使用，国民参政会旧址在2008年竟然被洗脚城进驻，做起了足疗保健的生意。

由此可以见出，我们的历史景观保护开发工作还是存在一定的漏洞，一方面，不断地对众多历史景观进行挖掘、评定、整理；另一方面，对这些散存的不太知名的历史景观，却又任其在城市中自生自灭。没有合理的规划开发，也没有广泛的宣传普及，以至于市民对这些曾经辉煌的历史遗存根本无从知晓，难免也会发生损毁、破坏的无知行为。而每每这些散存历史景观与城市经济发展相冲突之时，其残缺破败也会成为被无情舍弃的最好理由。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一座城市的历史文脉并不仅仅由那几个著名的、标志性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所构成，而是众多的散点和碎片与这些标志性文化符号一起，见证了这座城市灿烂的发展历程。如果城市中只余下那几处标志性的遗址遗迹，如何能体现城市历史的厚重深度？又如何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与底蕴？

### (三)对城市历史景观周边整体环境缺乏规划保护

与单体历史景观被损毁的情况相比，景观周边整体环境所受破坏情况更为突出。而目前的历史景观保护也还停留在“对点”的保护，即对景观本体的保护，对与景观相配合相协调的整体环境和风貌还是缺乏妥善的规划。

众所周知，重庆是由历史上的巴国发展而来，重庆人都是巴人的后代，因此巴渝文化是重庆文化的历史根脉。而巴国最著名的巴蔓子将军则是巴民族之魂，其以头留城、忠信两全的故事在巴渝大地传诵千古。巴蔓子将军墓就坐落在渝中区七星岗，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经过修缮之后对市民开放。然而，将军墓却被压在街道和一栋28层的大楼之下，墓室入口是一个家具仓库，逢阴雨天还会出现严重的渗水，整个将军墓可谓泡在阴暗潮湿的水里，埋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同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怡园”是一座兼有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老建筑，这座哥特式风格的别墅是当年重庆谈判的旧址之一，同时也是宋子文旧居，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曾在此居住。2012年，文管部门开始对这栋70多年高龄的建筑进行修缮。修缮后的怡园保存了原有的风格和色彩，昔日破败塌陷的状况得到全面改观，文管部门还计划将其开设为陈列厅，用以展示抗战外交中的珍贵史料。然而，尽管“怡园”作为一个单体景观得到了良好的修复改善，重新焕发出当年的神采，但周围的许多房屋却又遮挡了其美丽的容颜，而且建筑的正面还被一栋高层住宅楼严严实实地挡住，如果不仔细留意，很难发现此地还掩藏着一处典雅精致的历史景观。通远门是目前重庆仅存的两处古城门和古城墙之一，长期为杂乱的沿街建筑所包围，终年“不见天日”2005年政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整治，并开发为通远门城墙遗址公园，成为城市休闲旅游的新景点。经过保护开发后的通远门尽管古韵十足，但城门后面紧贴的一栋栋新建高楼，还有城墙边小商铺的大幅广告牌却构成了一组不太协调的画面，让古城墙的历史氛围仍然“很受伤”。

我们要认识到，凝结了数百年深厚积淀的历史景观并不是一件曲高和寡的艺术品，冰冷孤独地矗立在茫茫的城市中。尽管其修缮保护之后会成为城市中的亮点，唤醒人们尘封的历史记忆，但脱离了“母体”大环境的滋养，其所传递的历史信息缺少一种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浮光掠影般的孤立断片，只能唤起短暂的崇敬与向往，却并不能使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历史风韵进行整体感知与认识，从而形成长久稳固的城市文化印象。因此，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不能仅仅“照顾”几处标志性的历史景观，更不能只着眼于景观单体而忽视周边环境的规划，否则最终只能是城市历史资源的日渐枯竭和城市文化形象的日益黯淡。

## 二、对重庆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建议

(一)在“旧城改造”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西部的内陆城市，重庆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相对滞后，直辖之后经济崛起，因而对城市进行大力改造和建设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同时，重庆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巴渝文化”、“革命文物”、“陪都遗迹”代表着这个城市的特色与灵魂。诚然，如若没有“旧城改造”，城市尽管有厚重的历史，但看上去仿佛死气沉沉的历史断片，毫无生机与活力，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如若没有历史底蕴，就是丢失了自己的特色与灵魂，只剩一具僵硬苍白的躯壳。因此，在“旧城改造”中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保护与建设之间的关系，如何既保护城市的历史底蕴，又保证城市的发展进步，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其实，历史景观的保护和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历史景观资源更加不是城市前进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和包袱。

<sup>[6]</sup>保护并不意味着停滞不前,建设也不一定要破坏故有,历史风貌与现代文明完全可以在城市中高度统一,使城市既具有历史感又具有现代感。如阿诺德·柏林特所说: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好处必然要求人类作出牺牲,统治工业文明的交换原则并不要求以物质进步的名义牺牲优雅、愉悦与美。<sup>[7] (P.74)</sup>纵观欧洲许多城市,之所以让人觉得美丽动人,极具魅力,其实跟城市景观所呈现出来的“新”与“旧”、“古”与“今”的杂糅共生却精心和谐的美学形象是分不开的。欧洲许多小城都完整保留了历史风貌,大部分建筑和街道都是非常古老的,但经过精心维护之后并不呈现破败感。城市里的建筑色彩斑斓,狭小的街道独具韵味,伴着昏黄的街灯,听着教堂悠久的钟声,坐在旧宫殿前的广场上,神游历史,发思古之幽情……这些美如童话的图景,会怎样强烈地震撼我们的心灵,又能唤起我们多少柔软的情感!与此同时,这些城市也会积极地发展新城,但是不会大拆大建,要么选择在旧城的外围新建,要么采取循序渐进的原则,使新建筑和谐地融入旧城的城市肌理中,确保城市整体形态完整而统一。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古韵悠长的历史景观与繁华时尚的现代景观在城市中共生共栖,“国际大都市”也可以与传统老街区平等对话,这非但不让人觉得突兀,反而更加彰显出城市的美—不但具有魅力,还具有生机与活力。

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重庆许多区域不可能再效仿欧洲的老城之外重建新城,新旧城分开发展,但其循序渐进使新建景观融入原有城市肌理的保护方法值得借鉴。其实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也提过类似的理论,叫做“有机更新”,即采用恰当的尺度和规模来谨慎处理城市景观中历史与现代的关系,对历史景观的保护开发要既延续其传统风貌,又能使其符合现代的功能要求。比如其著名的对北京“菊儿胡同”改造,就是利用现代的功能技术手段来修护和改造传统的四合院。改造之后的“菊儿胡同”,少了破败混乱拥挤的大杂院特征,具有了现代公寓式住房的宽敞明亮,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的质量,同时又保留了传统四合院的景观风貌和文化基调。可以说是一种“地方建筑特色和时代感并存的新艺术环境。”<sup>[8] (P.102)</sup>像重庆临江门老街·较场口“十八梯”这样的传统街区,其实都可以借鉴这样的保护办法,对其“脏、乱、差、陈旧、落后”不需要大拆大建地改天换地,只要精心地缝补,仍旧可以恢复美丽的风姿。而且这样的恢复,符合城市自然生长和延续的过程,保留了文化,保存了城市的风韵,又不失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对城市的发展来说,实在是两全之美。

## (二)对散存历史景观资源加强日常监管、加大宣传力度

从1986年重庆被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录以来,重庆城市的总体规划就作出了一定的调整。城市性质从“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水陆交通枢纽和贸易港口、轻重工业并举的工业城市”调整为“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工业城市,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水陆交通枢纽和对外贸易港口”。<sup>[8] (P.484)</sup>这意味着,在重庆城市的定位中,“历史文化”是至关重要甚至首要的一个性质。美国城市学家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曾说:城市具有高度连续的形态,由许多各具特色的部分互相清晰连接。<sup>[9] (P.7)</sup>通常一座被视为有魅力、有底蕴的城市,在其城市景观所营造的城市印象上,应该是丰富的,即不光拥有标志物,还应该由众多的节点、甚至边界共同构成。而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所呈现的历史景观风貌,更应该是一个整体意境,并非仅仅基于少数几个著名的历史遗迹。

事实上《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0—2020)》对重庆历史景观的保护非常重视,要求重庆主城围绕“巴渝文化”、“革命文物”和“陪都遗迹”三条主线,加强对历史地段和街区,历史建筑和标志物的保护;并规划了重庆“三条主线”、“两个街区”,“八个保护区”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格局。而之后修编的《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又进行了深化和补充,提出要加强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历史建筑物的普查和管理,做好登记、公布、保护工作;抢救性维修一批濒危文物建筑,分类进行保护和利用。<sup>[9] (P.486-488)</sup>这实际上就是在提倡对城市中的历史景观资源进行充分挖掘、整理,并扩大保护范围,使标志物和散点都能绽放光彩,以一种多样性和连续性为城市赢得稳定的传统力量和浓厚的文化意味,从而提升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与底蕴。

尽管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但是现实中的执行力度却不尽如人意,才出现了众多散存历史景观的无人问津、自生自灭。因此,有必要对城市中的散存历史景观资源加强日常监管,建立一个长效的保护机制。比如定期组织对历史景观资源的普查工作,及时更新新增的历史景观保护目录,甚至在必要时可以根据重庆历史文化定位的几条主线,分别进行专题调查,真正摸清重庆历史景观资源的家底。另外,还要定期对历史景观进行维护和修缮,尤其是一些濒危的景观,需要及时拯救。当然,鉴于重庆历

史景观资源数量大、范围广的特点，保护修缮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建议进一步完善分级保护制度。比如划分为保护区、重要景观、一般景观等几个层次，对保护区内的历史景观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整体特色的保持和延续，对重要景观进行维修和重建以真实地再现历史信息，对一般景观至少要通过标志物显示，即建立标志性的说明和简介以传递历史信息。<sup>[6]</sup>

除此之外，对散存的历史景观资源还要在市民中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了解重庆厚重的历史文化景观资源，这需要政府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与支持。政府要发挥先导作用，大力提倡和支持对城市中历史景观的保护，比如组织相关专家深入研究和挖掘众多被埋没的散存景观，对于一些民间的历史景观资源考察活动提供一定的便利和资助等。媒体则更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影响力，通过新闻报道、制作专题片、公益广告、报刊网站的图片文字介绍等多种形式营造舆论氛围，让市民了解这些被时代所掩埋的历史记，并引导市民的保护意识，唤起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的尊重和热爱。当然，最终还需要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自觉树立起保护历史景观的责任和意识，让那些历史遗迹沦为“洗脚城”、“大杂院”、“猪圈”的悲剧不再重演。

### (三)注意历史景观与周边环境整体风格的配合协调

环境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认为，建筑或者景观并非一个孤立的单体，而是时刻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具有整体的属性，“建筑或景观不是自给自足或是独立的，而是既影响环境又被环境影响的，当其与地理和社会背景无联系时，就会引发冷漠、疏远甚至彻底的敌对状态。”<sup>[10](P.90)</sup>而景观周围的环境，在其看来，除了景观所在的场地，还包括邻近地区，甚至延伸到整个城市、整个区域，具有一种连续性，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与景观与城市的一体化。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和陈占祥在《梁陈方案》中也提出：“建筑物在一个城市之中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必须与环境配合协调。”<sup>[11](P.57)</sup>对于历史景观而言，由于其相比于一般建筑物，更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某些重要的历史景观甚至是城市的象征和标志。所以，如果周边环境与其不配合不协调，必将损害历史景观原有的文化意境，使一种本应神圣、崇高、肃穆的景观形象变得掺杂凌乱，从而失去其应有的历史感和审美价值。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景观保护，就非常重视景观与周边环境整体风格的配合协调。1962年在法国颁布的《马尔罗法令》中对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划定，就包括文物建筑保护、景观地保护和文物建筑周边环境保护，提倡从单体景观的保护延伸到其周围地段甚至街区等背景环境的整体保护，充分考虑景观与环境的配合协调。事实上，我国的历史景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建造之初就非常考究景观与周围环境的的关系，也就是“风水”观念。所以历史景观除了其本身的历史价值之外，周边的选址格局和环境特征实际上还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文化、地域文化，从中可以领略到一个地区的乡土人情、民间习俗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保护历史景观不仅是保护景观本身，还要尽力保住古人对其周围环境的苦心经营。

北京新制定的城市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对历史景观及其周边环境进行整体保护，要求对旧城范围内的建筑规模保持现状，除公共设施外，不再增加新的建筑。并增加了对明清北京城中轴线风貌特色的保护，以及旧城内的历史河湖水系、道路网骨架、胡同街巷、街道对景、甚至古树名木、景观绿化等，都要纳入保护的范畴。北京的保护模式对重庆的历史景观保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未来的保护思路中，重庆的历史遗迹也要注意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必须有严格的限制，尽量保持环境与景观之间的一致性。尤其是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更要强化景观环境的整体历史风格，切忌对周边环境进行现代化或商业化的改造。除此之外，历史景观周边建筑的高度和规模也要有所控制，切忌将历史遗迹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中。对于目前已经严重影响历史景观整体风格的周边环境，还有必要进行一定的整治，改建或拆除一些不符合保护控制要求的建筑物，或者严重损伤历史景观风貌和意境的建筑物。总之，不要让历史景观沦为城市“盆景”，保护历史景观，还要保护住那份古意，那份历史的庄严肃穆，由此才能保住人们对其的虔诚与敬意。

### 参考文献:

[1]重庆抗战遗址近半消失[EB/OL].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1-09/18/content701286.htm>. 2011-9-18.

- 
- [2]重庆城区旧城改造到底是“改”还是“造”?[EB/OL]. <http://cq.focus.cn/news/2008-07-25/507546.html>. 2008-7-25.
- [3]钟雅琴. 城市意象与当代文化身份冲突[J]. 人文杂志, 2009(4).
- [4]冯开文主编. 中国抗战陪都遗址、遗迹一览表[A]. 陪都遗址寻踪[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5.
- [5]《重庆》课题组著. 重庆[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 [6]潘询. 重庆抗战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现状与对策[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3(06).
- [7][美]阿诺德·柏林特. 环境美学[M]. 张敏, 周雨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 [8]吴良镛. 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M].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9.
- [9]凯文·林奇. 城市意象[M]. 方益萍, 何晓军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 [10][美]阿诺德·柏林特. 生活在景观中[M]. 陈盼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 [11]梁思成, 陈占祥. 梁陈方案与北京[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